

戰時日本的政治動向

著 濤



民發
出版
行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

著 濤 丁

全 民 出 版 社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實價二角

著者

丁

濤

發行者

漢口交通路生
全民出版社
成南里六三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目次

一 日本議會政治的消長與末落·····	一
二 動蕩的日本政局·····	九
(一) 宇垣內閣流產的幕序·····	一〇
(二) 林內閣崩潰的透視·····	一四
(三) 近衛內閣的產生·····	一八
三 戰時日本的政治動向·····	二二
四 日本戰時經濟的動態·····	二八
五 日本戰時外交的底流·····	三三

六	戰時日本軍農的動態·····	三九
附錄		

日本戰圖力的估計·····	四七
---------------	----

一 日本議會政治的消長與末落

日本自實行大陸政策後，可說一帆風順，全未遭遇何等阻力；因而，日本軍部勢力也就逐漸抬頭，至「九·一八」瀋陽慘變，以及日本「五·一五」大隈內閣被刺，軍部勢力格外地膨脹，而一躍爲日本政治的中心。於是，日本政治機構，由常態的政黨內閣，形成了變態的所謂強力內閣，日本會議政治經此非常打擊後，也使一蹶不振，走上了末落的悲哀之途。

繼五·一五事變所發生的二·二六事變，可以說是日本全武行的政變，在事後，軍部雖引咎肅軍，而議會中也有人大膽指斥了軍人干政的不當，但是軍部的勢力依舊無損，反之，軍部更瘋狂地狂吼「非常期」，無限制的擴充軍備，並且在國策閣議中，軍部堅強地提出了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

當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正鬧得烏烟瘴氣時，那經營十幾年的新議院建築，恰恰在那時告成，日本全國人士，尤其是政黨人物，一方面是熱烈的興奮，看這費了十幾年心血的建築的完成，一方面在這興奮之餘，又感到無限的悲痛，因為他們一面在回顧用無限血淚換來的議會史，一面目觀議會政治被摧殘得已體無完膚，一時反抗的情緒高熾了起來，各政黨除聯合作鬪爭外，並且報章雜誌作廣泛的宣傳，大呼「維護憲政」「復興議會政治」，聲勢好像很盛，但是所得到的成效是什麼呢，說也可憐，還不是屈服在軍部的指揮刀下，在此，不妨把日本議會政治來作一下檢討，明瞭他消長和末落的經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一切制度，急劇地開始了轉換，國力也逐漸地強盛，但是政情仍是非常的不安定，當時木戶孝允適從歐美考察歸國，深察政局之癥結，故首先建議朝廷，請即制定憲法，同時，積極提倡自由民權主義的板垣退之助氏，也上建議書，請設立民選議院，因此，日本民間輿論，一時羣起響應，但當時壟斷日本政治的薩閥，對這項運動，壓制得非常利害，經過了幾次流血的爭鬪，民權派才戰勝了官僚閥族，明治天皇鑒於民意所趨和時代

的進展，終於在明治十四年（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勅諭決定於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民權派獲得了開設國會的勅諭，便轉向了政黨的組織工作。

明治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舉行了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初次，但是爲了多年鬭爭的關係，所以選舉戰一開始，就很激烈，當時競選的政黨有改進黨，保守黨，自由黨，大同俱樂部，九州進步黨，自治黨，中立黨及官吏和無黨派議員總共三百名，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議會總算開成了，但當時官僚政客仍不改舊態，對議會一味嫌惡，認爲議會是惡魔的巢窟，議員是無賴的集團，當時山縣（有朋）內閣，便不客氣的拼命加以壓迫，畢竟因爲議會中的多數議員，立在反政府的立場上，所以內閣要實施的政策，便受着種種的牽制，這是議會初期的現象。

第一次議會舉行時，朝野對於議會政治的經驗，都很淺薄，一切都無甚準備，經過第一次議會後，才有了進步，翌年（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召集第二次議會，但於繼續第二次議會中，（明治二十五年一月二日）議院忽然失火，費了十個月，在原地建築

完成，日本議會，從第二次會議與官僚關係開始了猛烈的鬥爭，經過了餘年之久，日本議會轉變到新的階段，在明治末年，政黨內閣才正式出現，到大正十三年，的護憲三派內閣成立，可說是日本議會政治到了全盛時代，日本的政體，全握在政黨的手掌中了。

自從「五·一五」事變發生，大養毅被刺後，政黨內閣的壽命，也就此壽終正寢，而日本法西斯逐漸的抬頭，終于使政黨勢力逐漸崩潰。

日本議會政治的多難，也不是新有的現象，不過最近是趨向破散的道途，在日本政黨運動以至憲法的制定，其間已經有否定政黨政治的存在，而以不偏不黨為內閣主體，務使政府權力超然於政黨，即是說內閣不由政黨來操縱，例如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當初便是一個政黨政治的否定論者，而傾慕普魯士第一流的官僚政治，因此在憲法制定時，各政黨的人物，因為他們的幼稚，竟沒有企圖政黨政治，這也可以說，日本政黨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不過，政治思想是隨着時代潮流演變的，官僚關係確實限制政黨活動，但憲法實施後，經過一次議會的開會，官僚的超然內閣，竟逐漸被淘汰了，因為照立憲政治的精神，應立

法及預算等，政府非經過議會的贊助和通過，是不得實行的，雖然政府在短時期內可以施行前年度的預算或藉緊急勅令爲應急的處置，但祇能在短期內運用一下，若要維持其內閣較久的壽命，定須獲得議會多數贊助。

議會構成的因素是政黨，內閣要把握議會勢力，非得以政黨形式來活動不可，這是一般國家憲政的常道，日本自憲法制定後，當時一再出任內閣的伊藤博文及桂太郎等官僚，也屢次受政黨的聲援，方得維持內閣的壽命，所以事實上，在官僚與政黨間，已互相提攜；且官僚們更進一步各自組織政黨，在議會中積極活動，如伊藤博文與桂太郎等，都自任政黨領袖，因此，也就漸漸地確立了政黨政治的途徑，自從明治末年，一直到「五·一五」事件爲止，其間內閣，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建築在政黨之上的，在議院中佔據多數的黨首，往往會受到組閣大命，而出組某黨內閣，然而這種帶有官僚式的政黨政治，並沒有解除日本國民的切身痛苦，在以前薩長閥壟佔政權時，曾引起國民非常的忿怒，同樣，非正軌的政黨政治，也使日本國民發生很大的反感，最近日本人民的放棄選舉權的逐漸加多，就是一個明

白的答覆。

如上所述，政黨的存在，實在是憲法政治所必然的要素，一個憲政國家，沒有政黨，等於一個機械人，沒有靈魂一樣，假若沒有政黨，則憲政只是一紙具文，因為議會的產生，根本是由國民的選舉而成立的，代表國民決定國家大計，在議會中某一議案，非經多數贊同，則無法通過，總之，若不能獲取多數意見，則在議會中想企圖優勢，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議會制度，是多數表決的制度，則多數表決的力量，全在能支配多數的議員單位，所以除借團結為團體力量外，實無更善辦法，於是政黨在議會中的出現，成為極自然的現象了，日本，一面是高唱維持憲政，一面又積極否認政黨的存在，實在是一幕世界上的滑稽劇。

根據日本法西斯軍部否認政黨存在的理由，認為政黨並非議會制度中必然的產物，反之，有了政黨的存在，會使議會擾亂，且徒然生出許多弊病來，例如：政黨為維持該黨的勢力，尤其為制勝選舉起見，每次必需巨額資本，為獲得此項巨額資金，大多數不得不仰賴資本家，迨獲取政權後，又不得不濫用權力，祇為資本家謀利益，而使國民失卻了整個利益；再

另一部份不仰賴資本家的，也不惜採用其他不光明的手段，以求取資本。隨着每一政黨掌握政權的結果，往往祇顧到該黨本身的利益，而忘卻國家和國民大眾的真正利益。再者，一般公務人員本應公正無私地為國家服務，但因政黨關係，更不易忠守職務，此外每次選舉，缺乏光明的競爭，而盛行收買投票，或者在朝黨利用權力干涉，因而選舉結果，所有代表很少真能代表國民的意見。除以上之外，軍部以為否認政黨的最大理由的一點，即政黨政治，每遇國家大事，缺乏決斷力，尤其在非常時期，政黨政治，無力肩負責任，更不能施行強有力的政治。

日本軍部的積極否認政黨政治，是藉着運用非常時期來抨擊的，因此很聳人聽聞，自從二·二六事件爆發以來，更急轉直下，行政機構的改革，就是最露骨的代表，日本軍事是更積極地實行法西斯化，所以在拼命地做着侵略的暴行，日本軍部的獨裁政治思想，非但深植於上層份子，並且瀰漫到一般青年將校的腦海中，二·二六事件，就是例證。

「一五·一五」「二·二六」事件，都其日本少壯派軍人所加於元老重臣的血腥行

爲，這兩次的暴行，就是軍部向政黨、官僚、自由黨派直接進攻，在軍部這樣積極使用恐怖行爲，及強壓手段以擴張強化其獨裁政權的過程中，而日本政黨所表示的，都是一種半身不遂的癱軟症，依舊在那裏想爭權奪利，而不能立刻團結一致。過去，爲了爭奪內閣的交椅，不惜引狼入室，請軍人加入，藉軍部的威力，來壓制敵對的政黨，齋藤內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從齋藤內閣倒台以後，純粹的政黨內閣即告終結，而造成了混合的內閣，從此政黨的一舉一動，就必須聽命於軍部的一顰一笑，政黨就成了軍部的掌上玩物，議會政治的命運，在這種引狼入室的舉動下，結果了他的生命，所存活的是一張廢紙。

軍部與政黨的鬭爭，不是偶然的，其主要的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矛盾，在五·一五事變前後，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很明顯地已經表現了因施行侵略政策的緩急不同，發生了衝突，在這鬭爭中的主角，一方是代表金融資本家、商業資本家、輕工業資本家，這部份的勢力，多半在元老、重臣，與政黨官僚方面，一切是主張穩健，尤其對於內政，主張保持「民主憲法」，但是代表軍需重工業資本家及地主利益的軍部，他們是主張不顧一切地

進行向外侵略，實行排除政黨官僚以及元老們把持的政權，實行貫徹軍事獨裁，因為政黨的軟弱，軍部在這幾年來就着着得調勝利。

既成政黨的末落，最主要的主因，是脫離民衆，政黨既然沒有民衆來支援，必然地將日趨黑暗之途，無論政黨如何地叫着「議會再生」，「政黨收復失地」，永遠是既成政黨的幻夢，誠如日本評論家所說，政黨還執迷不悟，不實行與民衆攜手，幫助民衆勢力的長成，藉這種廣大民衆的結合，消滅獨裁力的軍事勢力，東京新議會堂的落成，正是議會政治的葬身之所，現在事實來證明了，政黨非但沒有覺悟，並且屈服在軍部勢力支配之下，軍部所提的議案，他們認為勅令似的，立刻通過，表示他們的忠實。

二 動蕩的日本政局

一 宇垣內閣流產的幕序

日本自確立憲政以來，內閣之流產者，宇垣爲第二次，第一次清浦內閣的流產，因爲軍部要求過苛，致忿而拜辭大命。而宇垣一成，係日本軍人的長老，且最近十數年來，宇垣閣一聲勢煥赫，人所共曉，當宇垣氏出任組閣，日本人民認爲此時期最適切的人物，然竟爲陸軍所反對，宇垣內閣，終於流產，正因爲宇垣內閣的流產，更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抬頭。

當一月廿一日，日本第七十次國會第一天議會中，政友和民政兩大政黨的代表，並嚮衝進了第一陣質問後，廣田的官僚內閣，遭遇了難關，因而辭職，此舉在日本議會史上亦屬罕有的現象，在過去，內閣有不得不總辭職者，大概因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條件不獲通過，而政府爲貫徹其政策起見，於是先試行疏解，疏通無效，可將議會解散，否則即內閣自行辭職，卻少見尙未到討論議案時，內閣即告瓦解。然而，廣田內閣爲何不戰而敗呢？原來祇是陸軍與政黨對立的尖銳化，在廿一日議會中，寺內陸相見各政黨形勢洶湧，當夜即促開緊急會

議，堅持主張解散議會，但政黨出身的四位閣員，表示解散議會，尚非其時，若此時立即解散，則顯係非立憲政治之行爲，所以表示不同意，然軍部意見強硬，說明不解散議會，則本人辭職，因此，廣田內閣趨於崩潰。

廣田內閣瓦解後，天皇詔勅元老西園寺進宮諮詢繼任首相人選，因西園寺臥病興津別莊，由內大臣湯淺氏往興津傳達聖旨，當經熟慮思考，決定保奏宇垣一成大將爲後任首相，於是組閣大命，卽降於宇垣。

當西園寺奏薦宇垣一成大將爲後繼內閣總理者，乃對於廣田內閣瓦解之本質，軍部與政黨的正面衝突，尤其陸軍與海軍潛伏的對立的種種時局的認識，而作銓衡標準的。換句話說，西園寺銓衡後繼首相的根本方針：（一）後繼內閣的總理，須能緩和軍與政黨的衝突，更進而芟除其間的對立。（二）本人（繼任者）須負有聲望，具有政治手腕與政治經驗的人物。前兩屆內閣首相岡田廣田，都是欠缺政治經驗與手腕者，所以對於時局安定策易招致失敗，西園寺銓衡宇垣一成擔任首相，係採取人材主義，該後繼內閣首相，並非與現下

以軍部爲中心的澎湃的革新意識和革新改革全然無緣的人物，而是須能相當實現此種革新政策者。(三)在改善目下複雜的陸軍部內的意義上，得能予以適切指導的人物。(四)不是形式上的舉國一致，而需要組織實質上強力舉國一致內閣的人物。(以上銓衡標準，見一月廿五日東京朝日新聞)在這幾點原則下，所以就決定了宇垣大將。

宇垣奉詔後，即設立組閣本部着手閣員銓衡，廿五日午後四時至陸相官邸訪問寺內陸相（即目下在華北指揮敵人居殺我同胞者）首述組閣方針，並披瀝其所懷抱的政綱政策，繼請陸軍協力和推薦後任陸相，寺內即將部內情勢詳細說明，至推薦陸相，當面並未表示，此係宇垣與陸軍初次晤談之經過，當宇垣離陸相官邸後，陸軍部首腦人物，即開始猛烈的反對宇垣組閣，在各報發表聲明，謂因「完成肅軍」與「部內統制」起見，堅決拒絕推荐後任首相，樞密院顧問石塚英藏氏對陸軍之公然反對宇垣組閣，認爲顯有干犯大權（即干犯天皇諭旨）的行動，曾當面警告寺內陸相，請加注意，但是法西斯蒂的軍部，並未因爲有干犯天皇諭旨之嫌，而稍斂跡，依舊貫徹了他們的主張。